

路友

石旭东

退休以后，“走路”已经成了我习惯的户外活动，只要天气晴好，上午我会去大佛寺，下午去鼓山公园或是江边景观大道。这一年盛夏里的一天，午觉之后，我见天上翻滚着乌云，怕是要下雷雨，便去了江边景观大道，以便下雨早点跑回家。

景观大道，名不虚传：江水清清，游鱼嬉戏，杨柳依依；鸟雀穿行，水、陆两景，兼收并蓄，外加一路蝉鸣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有人听到蝉声会感到心烦，而我却喜欢听蝉声，热情奔放，充满活力，还会萌发童心，在蝉声里去一个个寻找鸣蝉，饶有趣味。我正在一棵柳树树下探头张脑，忽听得前面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吵架，于是我便寻声过去，果然，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发生口角，原因就是为树上的蝉儿。原来，这两个年轻人是来捉鸣蝉的，男的手执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女的手提一只塑料桶，男的竹竿往树丛里一伸，蝉儿便会附在竹梢上被捉下来，女的随即取下蝉儿放进用黑布罩着的塑料桶里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动作娴熟。殊不知竹竿梢头按了个什么“机关”，一个个蝉儿都“束手就擒”，手到擒来，三下五除二，干脆利落，做魔术似的，塑料桶里差不多已有半桶鸣蝉了。中年男子见状便对他

他们发了话,说大量捕捉蝉儿是要影响生态环境的。青年男女一听不舒服,就对中年男子说:“捉蝉又不犯法,谁要你来多管闲事?无中生有,庸人自扰!”中年男子一听话中带刺,即便唇枪舌剑和他们争执起来。见我到来,双方便都把目光投向我,眼神里充满了我对他们支持的希冀。我曾经写过一篇与蝉有关的文章,查过一些资料,知道蝉是被列入害虫的,捕蝉并不违法,但我也知道大量捕蝉会影响生态平衡。其实,他们的争执并不存在原则性的问题,只是意气用事罢了。然而,出于本能,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中年男子,便对青年男女说:“这位先生说得对,大量捕杀鸣蝉是会影响生态环境的,比如,蝉儿是鸟儿的食物,如果树林里没了鸣蝉,鸟儿就不来寻食了,试问,一片没有鸟儿的树林,会是怎样的感觉呢?因而,捕蝉虽不违法,也是违理的。”青年男女见我单面护着对方便嘟哝着离开了。中年男子向我神出了大拇指,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,我说是中学老师,退休了,他说“难怪你说起来头头是道”。他说他是医生,姓沈,也快退休了。“原来你是白衣天使,难怪这样怜惜生灵。”我也夸奖了他。沈医生还说他母亲也是个小学老师。我一听他母亲的名字不觉大

吃一惊：沈医生的母亲竟然就是我小学里的班主任！

那一年，我读五年级，一天早晨，我吃完早饭正要去上学，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父母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，又打针，又开药，整整忙了一个上午，下午我想去学校，父母又不让去，没请假，“六项检查”要扣分，要影响班级荣誉，我如坐针毡，忐忑不安。夜里北风呼啸，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我探头窗外，那片片雪花似乎都击在了我的心上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，拥进一个雪人来，我一看，愣住了，来人正是我的班主任梁老师！她不仅冒着风雪来看我，还带课本来给我补了课，今天教的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小说《母亲》的节选《慈母情深》，我听着听着，眼泪夺眶而出……

雷声滚滚,真要下雨了,我即刻和沈医生告别,互加了电话和微信,临别我对沈医生说我要去看他的母亲,沈医生却摇摇头说:“你看不到了,我母亲去年已经走了!”“啊……”

这一次不期路遇，让我和沈医生成了挚友，我们时常会相约去江边景观大道散步，谈思想，谈工作，谈社会，谈人生，谈家庭，谈孩子……还会在蝉声里重温那个难忘的“蝉”的故事，却再也没看到有人前来捕蝉了……

临别的微风

孔庆丰

昨夜微风尚未走远
它遗落的薄凉，略高于
尘世中的你我
黎明袖手坐上天姥山的山巅
俯瞰万物流逝和轮回

既不拒绝也不邀请
寂静和鸟鸣,在该到来的时候
到来,在该离开的时候
大踏步走向春天的野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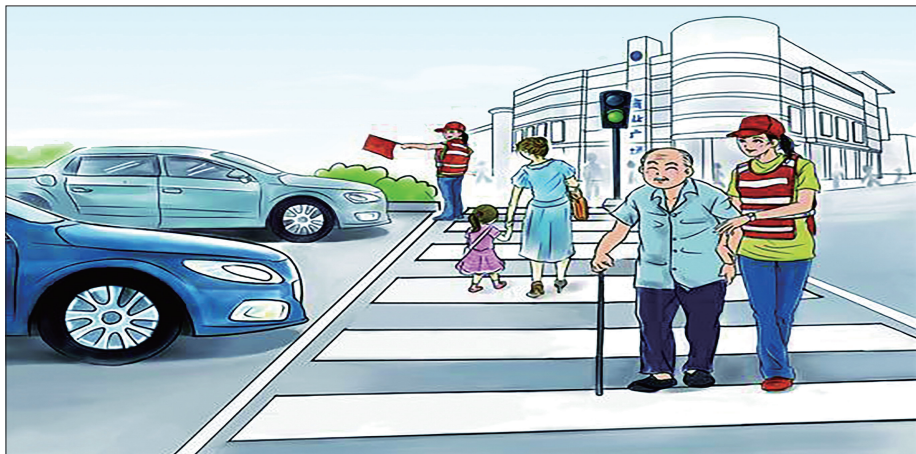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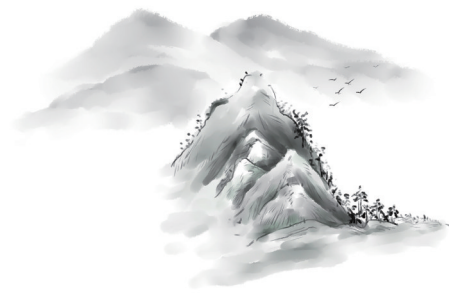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要怎么告诉你啊
其它那些你从未见过的美
就像它们最初的样子,就像
它们从未离开,就像
它们从未到来。

还是那道水

孔庆丰

水是流逝的永恒朗读者
恰如我写给你的文字,适合于
站在正要开春的原野上,等待
一整年的冰雪消融,等待
一阵风带来胸中的无垠和宽广
等待凛冽的野兽,在血液中
低吼,反复出现又隐没

道路,用无限的延伸
切开命运的原野,沿途的草籽
密谋重新缝合所有歧路
上一个秋冬遗留的草木
意向芜杂,暗喻世事
和博尔赫斯虚构的迷宫
你从未臣服于某个白昼或夜晚
神说要有水。于是
水又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



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宣